

北京日报社系列文化读本 |

京报 文学

傅 华
赵靖云
主编

小说卷(上)

编 郝 孟
中 春
实 明



北京日报出版社

北京日报社系列文化读本

傅 华

赵靖云

主编

京 报 文 学

小说卷（上）

孟春明

郝中实 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序

傅华

编辑《京报文学》系列读本，在北京日报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应该说，既别开生面，又顺理成章。北京日报社建社 60 多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完成好党和政府赋予的崇高使命、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记录、讴歌首都各项事业建设成果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创新实践的同时，借助深入火热社会生活得天独厚的条件，创作了大量生动鲜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许多作者具有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我们报社的骄傲和光荣。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是我们民族共同价值，是我们绵延不绝的一种价值追求，是我们这个民族关注价值的同心圆，是一个关于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文学艺术是价值表达最生动、最鲜明、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因而它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能够从优秀的文艺作品当中发现最美丽的灵魂，获得昂扬向上、持续奋进的动力。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都在丰富地滋养中华儿女的心灵。生逢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满怀信心，充满才情、充满豪情地去吹响号角、点燃火炬。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是新闻和文艺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我们必须通过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更新民族的精神刻度。

追求真善美是永恒的价值，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里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让人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畅快，它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伟大的作品通过人物塑造、情感建构、语言修辞等等，容纳了深刻的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一部作品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就必定会影响几代人。

8卷本《京报文学》收入上百位北京日报人精心创作的文学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达65年，创作体裁涵盖剧本、小说、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散文特写、杂文随笔等门类，总篇幅数百万字，蔚为壮观，显示出北京日报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深厚底蕴和可喜成绩。散文特写卷中，徐惟诚的《黄山三题》清新隽永，满运来的《吴哥行》情景交融，许文的《九曲溪上听棹歌》生动传神；剧本卷中，蔡赴朝、赵靖云的《袁崇焕》《下鲁城》大气磅礴，刘一达的《玩家》引人入胜；人物传记卷中，周游的《赵朴初：彩笔也曾干气象》笔力雄健，朱述新的《老舍：热爱春天的人民艺术家》情真意切；小说卷中，叶祖兴的《刘公岛》钩沉史海，从维熙的《七月雨》令人回味；纪实文学卷中，刘宗明的《业余商贩》剖析深刻，初小玲的《地球极地的精神之旅》聚焦真情；杂文随笔卷中，以名家视角、宿将观潮和新锐酷评分类，则分别展示了北京日报社新老报人的敏锐观察、犀利笔锋。细细品读、赏析，如同徜徉于色彩绚丽的文学长廊，令人目不暇接、心情愉悦。记人，记言，记事，记史，北京日报人以文学形式记录的社会变迁、时代风云，与新闻力作同样珍贵，无疑在不断丰富着北京文化、北京文脉。

彰显首都风范，传承北京文脉，是一项重要任务。北京城作为一个保有古都风貌的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金名片，北京要本着对历史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和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北京要把传承发展历史文脉，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核心竞争力。

北京的文化建设，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抓一个一脉传承的主线就是要传承北京文脉。很多人在北京找文脉，一会儿说中轴线是文脉，一会儿说长安街是文脉，一会儿说六环水系是文脉。文脉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我觉得文脉首先是精神血脉，是我们开展文化创造、文化建设、文化活动的源头活水。北京城大气方正雍容，我们北京人正义厚德包容，北京文化正统厚重昂扬，这都是北京文脉的主旋律。我们有能力创造辉煌过去，我们必然有信心面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北京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跟那些现代化城市有所不同，就是因为它有伟大的文化遗存。北京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将北京城的大气方正雍容，北京人的正义厚德包容，北京文化的正统厚重昂扬，反映到作品当中，以各种艺术形式把它呈现表达出来，这就是人文传播。

北京日报是首都的一张文化金名片。一代代日报人必须精心呵护、不断擦亮它，在传承北京日报文化的同时延续北京文脉。从《京报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新闻工作者的视角观察和展现的北京文脉，正是在大家的叙述与描摹中，北京文脉在丰富、在传承……希望有更多的编辑、记者加入文艺创作的行列，讴歌时代，讴歌北京，为北京日报社同时也为这座城市增添底蕴和魅力。

（作者系北京日报社原党组书记、社长，现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





目录

CONTENTS

小说卷（上）

序	傅 华 1
从维熙 文创履历	1
七月雨	2
爱的墓园	10
唐纪宇 文创履历	13
变	14
大辫子	27
同 路	33
王纪刚 文创履历	39
飞奔太阳	40
叶祖兴 文创履历	59
刘公岛	60



林浩基 文创履历	151
彩色的生命	152
张 沪 文创履历	181
花开花落	182
张 虎 文创履历	195
秋风阵阵	196
心儿的向往	213
笑容满面	220
刘孝存 文创履历	223
四合院风情	224
沙 青 文创履历	259
个人道德	260
张 棣 文创履历	303
龙门奇人	304
孙玉山 文创履历	369
出 路	370
女儿的请求	373
信 任	375
孙 瑛 文创履历	377
年轻的母亲	378



赵增秀 文创履历	379
“严格规定”诞生记	380
酸甜的葡萄酒	382
司马小萌 文创履历	385
墙内开花	386
忙“处长”	388
吃铅笔的由来与发展	390
这也难怪他	392
如何是好	394
久病床前	396
职业妇女	398
透过朦胧的夜幕	399
亏心事	401
奥巴哥拉马	403
永别啦，“活火山”	405
阶 梯	407
见习生涯	409
刘霆昭 文创履历	411
纸条儿和纸条儿	412
154 次直快列车上	420
马路上的河	422
苏文洋 文创履历	425
交道口·24 号	426
纪从周 文创履历	459
求救于爷爷的战友	460
惊 婚	472



马书祥 文创履历	493
价 值	494
取名儿	496
撤离地球	498

魏 铮 文创履历	501
“喜” 泪	502
靠窗的餐桌	504
腾 房	506
失落的情感	508
阳光下的冰层	510

刘晓川 文创履历	513
金针花和百合花	514

李大江 文创履历	517
板儿爷逸事	518

耿长海 文创履历	519
新媳妇	520
会亲家	522
故乡情	524

品读

京报人的文学追求

——《京报文学 小说卷（上）》赏析	刘晓川 527
-------------------------	---------



从维熙 文创履历

1933 年 4 月出生，河北玉田人。1950 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54 年调入北京日报，两年内出版《七月雨》和《曙光升起的早晨》两本短篇小说集。1957 年出版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同年被错划为右派，历经生活磨难长达 20 年。1978 年重返文坛，以火山喷发之势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创作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先后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电影文学剧本《第十个弹孔》获 1981 年优秀故事片奖。长篇小说《北国草》获北京文学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短篇小说

七月雨

从维熙

—

天刚放晴，半空中飘落后碎雨花。

老福背起柳筐，刚推开秫秸拍子，牲口棚里雪毛子马扬起白脖一抖落，甩起鼻梁上的红缨缨，长叫一声，老福赶忙抽回身来，朝屋里喊：

“满秋！给雪毛子拌上瓢料。”

“哎！”

老福朝雪毛子膘了一眼，雪毛子马两汪黑水似的眼珠，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福；老福放下柳筐，两步迈过去，拍着马脖子：“傻东西，给你割草去，道儿不好走，你他娘的在家里享福吧！”老福慢吞吞地，打缸里舀出满堂堂的一瓢料，拌在槽里。

浑身银白的小马儿，耸动着银白的脊梁，撒着欢。老福偎过马脖子，亲了一下；隔着窗户玻璃，屋里笑出声来：

“瞧你爹胡子快齐胸打脚面咧，还那么孩子气！”

满秋嘿嘿地笑着，挑开门帘，伸出脑袋来说：

“忘了告诉爹哩，今儿个下晚，开社员大会，讨论秋忙……顺便表扬爹经营牲口……”

“嘻！”老福心里笑开了花，心笑嘴不笑地说，“表扬啥？社里的事，就是咱家炕头的事！”

老福嘴唇微微颤动着，出了家门，他摆弄着手里张开的镰刀，差点让闪亮的刀刃子削着手，他“激灵”下子，笑了。

街道上雨水积成水洼，一群光脚丫的孩子正蹚水玩，豁亮的小嗓子喊着：



“云彩往东刮大风，云彩往西披蓑衣，云彩往南支旱船，云彩往北发大水。”

老福扬脖一瞅，白云彩像谁打翻了的棉花篓，“忽悠悠”往西涌，西天角上，一道道的红闪，像棉花囤里，喷出一条条的火舌……

老福正瞅着天，背后有个孩子声：

“老福叔！得啥喜事哩，乐得锯嘴葫芦似的！”

老福回头一瞅是二林，晃摇着小镰刀说：“二林子，刚十二三就跟你老福叔画眉吊嘴的，来！非把你舌头割去不可！”

“得了！”二林往前跑两步，翻着小眼珠说，“早听我姐姐说哩，今几个下晚要表扬你哩……”

话才说半截，二林姐姐翠兰，隔着矮寨篱，探出头来：“去！别跟老福叔耍贫嘴。”随后和老福叔打招呼：“这道擦擦滑地，还上河滩割草去？”

老福看着翠兰，红红的圆脸盘，像寨篱上开放的一朵大红花，他忽然想起满秋，心像掉在蜜缸里，他满肚子话要说，一下子都忘了半截，嘴唇翕动了半天。

“……雨水打过的青草鲜灵，让咱社里雪毛子享享嘴头福！”

老福迈步想走，二林跑上来，抱着老福的腿说：

“老福叔，等会儿，我拿拍网子^①跟你上苇塘里打鸟去！”说完，一溜烟似的没影了。等二林把拍网子拿来，老福早出了村，上了棒子地的小道儿。

二林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拍网子，边追边喊：

“老福叔！老福叔！”二林小腿蹬得像风车，到老福叔跟前，盘着老福的胳膊，爷俩上了南河滩。

南河苇塘里“苇扎子”扎扎地叫唤。河滩上腿肚高的青草上满沾着水珠子，几只油青黑绿的大蜻蜓，飞落在草叶上，喝着水珠儿……

老福掰开镰刀刃子，在草地上抡开镰刀。二林上苇塘下完拍网子，回来和老福说：

“我上南边轰鸟去！”影子一闪，消没在苍绿的棒子地里。

老福看看天，一滴大雨点子，掉在脑门上，忙大声嘱咐：

“别走远喽，天要下……”

① 拍网子：农村孩子们捕鸟的工具。



“嗯——”二林拉着长声答应。

老福猫下腰，抡开月牙镰刀，嗖嗖地，镰刀像草丛里爬出来的长虫，跳跳蹦蹦。隔着棒子地，老福叔听二林轰鸟声。一群鸟儿，从棒子地里飞出来，针拉线似的，投进了苇塘，密麻麻的雨点子，在它们背后响起来。

老福在雨地里甩着镰刀，浑身被浇个湿透；他在棵老叶榆下避开了雨。

雨哗哗地浇下来，南河河滩冒起湿淋淋的水气。

老福看看草筐，还不到半筐草，心里想起雪毛子马，像块石头拉着老福的心。猛然，他一抬头，瞅见棒子地的大绿棒子，都咧开了嘴，门牙大的棒子粒儿，挣裂了青皮，噙着一缕缕紫红胡子，在雨水里摇摆……

他心里“咯噔”下子：“让雪毛子尝尝新呗！”他刚跑过去，动手想掰，忽然一阵脸红心热，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他分明地瞧见地边上的木头牌子：“水峪井泉互助组……”

老福蹲在树根下，榆树上滴答下大水点子，从老福的脖颈流到腰眼。老福咬咬牙，站起来，朝四外膘膘，大步流星地迈到地边，掰下十来个青棒子，扔在草筐里。手刚拉着另棵青秸，二林打棒子地小道上跑来，喘着气，滴溜圆的小眼珠，盯着老福……雨瓢泼似的浇下来。

“啊……”老福手像攥住了马蜂窝，一松手，青棒子掉在泥浆里，“走，走吧！”老福擦擦雨水，声音颤索索地说，“雨灌起来了！”

二林翻着眼珠：“老福叔！这不是水峪井泉的地吗？”

“这……”老福声调不自然地说，“快，快起拍网子去吧！打着鸟啦？”

二林拿回拍网子，拍网子打着一只小“苇叶儿”，它拼命撞着绳网，落下来一团团的白绒毛。

爷俩在泥水汤浆的道上走，二林一句接一句地问：

“老福叔！你咋掰人家的棒子……”

老福答不上话，结结巴巴地支应：

“缺须缺尾的孩子家，懂个啥？”

雨像瓢泼，像筛子筛，到村边上，下成小毛毛雨。

老福一眼瞧见社里的棒子地，躺倒一棵棒子，赶忙放下柳筐，把青秸扶起来，狠狠地在根下跺两脚。随后，他看见一棵不结棒子的甜棒，一抡镰刀割下来，朝二林喊：



“二林！老福叔给你根甜棒！”

二林嚼甜棒，嚼得顺嘴角流甜水。老福趴二林耳朵边说：“二林子！别跟人念叨偷青的事，你老福叔，为的是咱社里的雪毛子！”

二林点点头。

二

下晚，北斗星钻出了云层，眯着眼，洒下来几缕柔弱的黄光……

二林从社办公室里跑出来，到老福家门，隔着篱笆喊：

“老福叔，社里秋忙会都开完哩，等着表扬哩！”

“二林！”老福推开拍子出来说，“你老福叔让雨水淋着了，浑身骨头节疼……”

二林小嘴噘得能拴条驴：“大伙等你等得眼蓝，好大架子！”

老福媳妇也在屋里催促着：“老爷子，去吧，把马屎马尿的褂子换换！”

“你是马前诸葛亮，啥也少不了你！”老福收起笑脸，朝屋里说。

二林直眨眨眼，撒开小腿，跑向社办公室，进门就喊：“满秋哥！老福骨头节疼……”

“啊……真的？”社员们喊出声来，一个喜欢打趣的老头子说：

“我看哪！‘老福’哇‘没福’，单要表扬他时闹病。”

满秋拍拍巴掌，会场安静下来。满秋说：“眼下就要忙秋，给我爹表扬，等秋后和秋收模范一块开，谁有啥意见？”

“没二话！”大伙一个声音。

社员们站起身来想走，满秋忙大声说：“别忙，还有点零碎事：刚才水峪井泉互助组看青的来了，说南河滩的棒子地丢青，人家顺脚印直找到咱村来……”他顿住着话头，瞅瞅大伙，“咱社员家有余粮，会有人……”

二林打个寒噤，扬起脖子刚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翠兰在旁边瞧得一清二楚，低下头来，小声问二林：

“是你偷青？”

二林摇摇手，声音颤得像只小蜜蜂：“不……”

“谁呀？告诉姐姐。”翠兰压低了声音，亲切地问。



二林两汪黑水似的眼睛，带着不安：“是……是老福叔……”

翠兰想把事告诉满秋，会早散了，大伙谈论着丢青的事儿，离开会场。

满秋刚出社办公室门槛，已经小半夜了。

远处庄稼地里一只布谷鸟叫了一两声，满秋加快脚步。

“满秋！”满秋刚走到篱笆拐角的地方，有个姑娘轻声喊。

满秋停着步，翠兰从菜园篱笆里出来，半怨半笑的口气：

“真慢！等你有一袋烟的工夫哩！”

“啥事！让你三更半夜在园子里挨露水打！”满秋笑着，手扶住篱笆。

翠兰脸微微一红：

“你爹偷青哩！”

“啥？”像瓢开水浇在满秋身上，“这是……是真的？”

“你爹没病，谁给你爹贴膏药！”翠兰说，“二林亲眼见的，你爹掰人家棒子。”

满秋愣神了，两条浓眉皱在一起。翠兰眼光盯着满秋问：“你爹犯错误咧，咋办？”

“亲门九族，都得按社章办事儿！”

翠兰攥住满秋的大手，心“扑通扑通”跳着：

“别忘喽说服开导老……”

菜园子里老槐树上，一只夜猫子偷偷地笑两声飞走了，碰下来两片发黄的树叶儿，打着旋落在地上。

地上草根下，一个蚰蚰儿，轻轻地唱起秋歌。

夜深，人静……

三

满秋推开秫秸拍子，满秋娘还在院里歇凉；她嘴噙着烟袋，手摇着芭蕉扇。

“爹哩？”

“屋里挺尸呢！”满秋娘连眼毛全没抬。

满秋进屋来，老福正对着窗户亮儿抽烟，满秋喊：



“爹!”

像块石头掉在棉花堆上，没一点声响。待会儿，老福回过头来，才知道满秋进了屋。满秋问：

“爹咋着哩?”

“让雨淋了，浑身疼!”老福声音发闷。

满秋坐在炕沿上，慢慢往话题上拉：“爹!水峪井泉互助组丢青咧!”

老福烟袋“吧嗒”掉在炕上，他忙拿扫帚扫着烟灰，嘴里含糊地应着：“啊……丢青哩!”

满秋索性单刀直入：“二林说是爹偷的!”

“谁……谁说?”豆油灯下，老福额角滚下豆粒大的汗珠。

满秋娘在院里也搭了腔：“刚才看你拿青棒子喂雪毛子，你说拾来的，敢情是‘偷’来的!”说着，颤动着两片薄嘴唇，进了屋。

老福本心想认错，让满秋娘说得肝火往上冲，脸涨得紫红说：“水涨船高，牲口吃棒子，肉长在它身上!”老福换口气：“也不是你爹夸口，不是你爹，苦心苦业地经营牲口，雪毛子会膘肥肉胖，滚瓜流油的?早他娘的瘦骨头一把，躺在地下听蝈蝈叫去啦!”

满秋娘是脚踩两条船的人，见老头子一急，有些后悔，慢慢拉回话茬：

“你爹说的也对，他掰了青棒子，也不是自个儿下肚子哩，肉长在社里雪毛子身上……”

“偷青是旧年月吃上顿没下顿的时候干的，眼下是新社会，社里家家丰衣足食，旧的祖宗八代的皇历，都得换换!”满秋提高了声音说，“娘!别人掰咱社里棒子喂牲口，您说对不对?”

老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满秋娘给父子俩打圆场。

“啥新皇历旧皇历的，泼去的水又收不回来；好在你爹是个明白人，响鼓不沉捶，明白人一点就过来!”满秋娘声音小得很难听见，吞吞吐吐地说，“雨过地皮湿，卖个眼前俏就行了……”

满秋打断了娘的话：

“照章办事!亲爹亲娘谁也别违反社章!”

“哟!”满秋娘拉长声说，“一当社主任，连爹妈都夹不上眼哩!”满秋娘一泡泪水“哗”一下子流到嘴边。



满秋和颜悦色的，扭过头去和爹说：

“爹是明白人，社章有这一条：谁损害公众利益，开全体社员会检讨批评！”

满秋娘两只眼，瞟着老福；老福打开被窝垛，嘟哝着：“得了！你爹是把没骨头的伞——支撑不开啦！”

“爹！”满秋心里有些难过，“谁不知道爹苦心经营牲口……可是自私自利是咱庄稼人祖辈传下来的家谱，一枝不动，百枝不摇，爹一挖出臭根，别人……”

满秋娘见老头子活动啦，又帮儿子说：

“秋儿说的也对，明几个……”

老福插嘴说：“比你明白！”

过半夜。老福吹了灯，躺在凉席上，摇着芭蕉扇子，耳朵听着雪毛子嚼草声，心里笑骂着：

“这狗日的，都他娘的为你！”

老福瞧着窗户，渐渐合起眼皮；院里“滴答滴答”地响起雨声。

四

七月雨，哗哗地敲打着家家的屋瓦……街上汇成小水洼。

雨地里满秋披块雨布，满街喊人：

“开会哩！”

家家烟筒冒起炊烟的时候，社办公室人坐个满满堂堂，水峪的井泉也披着苇皮蓑衣，骑匹大青骡马赶来。

老福叔蹲在炕角上，烟袋锅里的火炭儿一闪一灭……

“老福哥，”一个老头走过来，“别难受，谁没个错处，掰几个青棒子，从前不是家常饭儿……”

翠兰、二林……走过来，翠兰安慰着：

“老福叔，你经营雪毛子全区都竖大拇指，这回只要能改……”

青烟一会儿遮着老福的脸，一会儿盘上老福脑门，拧成小圆圈，向四外飘散。老福在鞋帮上，狠狠磕磕烟袋锅，站起来，两片嘴唇颤动半天，大声说：